

站在时光的阴影里，左思右想，缓缓流泪，原来当年转身的那一刻，一切竟然已成戏剧……

谁将流年抛却

Shui Jiang Lian Nian Pao Que

宋丽晖
Avril
作品

谁将，
流年抛却

Shui Jiang Liu Nian Pao Que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将流年抛却 / 宋丽珣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0.10

ISBN 978-7-5125-0114-0

I. ①谁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3770 号

谁将流年抛却

作 者 宋丽珣

责任编辑 宋亚珣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32 开
9 印张 207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114-0

定 价 26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C目录

CONTENTS

- Part 1 重逢梦魇 001
- Part 2 流年惊梦 023
- Part 3 桂萼冬谢 047
- Part 4 心上的刃 069
- Part 5 若即若离 092
- Part 6 云中漫步 119
- Part 7 在劫难逃 142
- Part 8 心结难解 167
- Part 9 结束开始 192
- Part 10 爱情博弈 219
- Part 11 索爱无间 245
- Part 12 真情错爱 268

Part 1



重逢梦魇

要不是男人的劣根性，哪个女人愿意闹上法庭的？男人就是不能有钱，古人早就下定论了的——“饱暖思淫欲”。如果男人还处在为下顿饭着急的情况下，绝对不会考虑宝马和奔驰哪个性能好，更不会比较老婆和其他的女人谁美谁丑。

“她又赢了，还赢得如此彻底。”赵律师在庄严肃穆的法院外面哀叹，灰色的建筑让他的心情亦如此。打离婚官司最怕遇见的，就是她——鲍嘉文。千小心万谨慎的，还是碰到了这个恐怖的对手。在庭上看到对方律师瞬间，他的腿都不禁哆嗦起来，失败在那一刻就已成定局。

赵律师的助理细声细气地说：“不是说对方的律师是王芳吗？怎么换成鲍嘉文了，早知道这场离婚官司是和她打，咱们就不趟这浑水了。”深深地叹息过后，还不忘给赵大律师本就淌血的心上撒盐：“谁不知道她——鲍嘉文的厉害啊？一碰到这种第三者插足的离婚官司，就像中了超级大乐透似的兴奋，不把过错方整得身败名裂，钱财所剩不多是决不罢休的。就连最有名的迟律师都败在她手下，咱们哪里是对手？难怪她都三十了，还嫁不出去，谁不得掂量掂量啊！”一说到这里，他才又恢复了些气力和活力。

“哼！我坚信天才靠缘分，人才靠勤奋的道理。世间天才有限，人才济济。而你们怕两者都不是，所以才在这里背后说人是非。有这工夫多花些时间取证，不是更好？”他们讨论的主角也从法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，不屑地瞥了他们一眼，“而且，有点臭钱就搞情人的男人就得狠治！你们也不择食，什么烂人的委托都接。”

“其实我们也算是为众多女性谋福利，这次他终于肯定下来，和另一个女人结婚，不再拈花惹草。”助理妄图做出辩解，扳过一局。

鲍嘉文冷笑，“狗改不了吃屎！不信我们就打赌，他想要结婚的女人，不出三年，一定会成为我的当事人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我就更是奇怪了，鲍律师！”赵律师总算敏捷地抓住了一个重点，“今日你的当事人，当年就是破坏我当事人的婚姻，做的第三者，你当初也是我当事人发妻的律师。记得你当时可是说绝对不会放过第三者的，怎么今日你却帮她打官司？没有原则可言吗？”

“你的说法，我就更觉得可笑了，上次的官司还没让你警觉，竟然还接下这次的，难道当时你没有提醒你的当事人做婚前财产公证？”鲍嘉文有些悲天悯人了，“不过，就算是做了婚前财产公证又如何？被捉奸在床，总归是过错方，百口莫辩！”

一提到这个，赵律师就感到胆寒，这个鲍嘉文竟连那种视频都搞得到！他真是无言以对啊！

这时，一个愤怒的男人冲了过来，正是刚才庭审时的男主角，他一脸悲愤，崩溃了一般。

在他还没有冲到面前的时候，鲍嘉文瞪着他，勇敢地迎上去，“怎么？不服气吗？那就找更好的律师，继续上诉啊。”

那男人站住了脚，憎恶地瞪着鲍嘉文，“你为什么总与我做对？”是的，五年内的两场官司，让他的身家缩水了一半有多，不甘心啊。“本来她是不想离婚的，你凭什么掳掠她离婚？为什么？你就那么想打官司吗？你就那么想得到律师费吗？”

“你错了，我是在为她漆黑一片的生活，找到光明。”鲍嘉文冷笑。

“这群不可理喻的女人，都是冲着我的钱来的，你们以为我挣钱容易啊？男人太不容易了，下辈子我也当女人算了。”一想到损失的数目，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还真像个吝啬老太。

“你下辈子也别当女人，女人也不容易，你最好当熊猫，众人供着，如果是雄性，还能做种，正和你意。”鲍嘉文出言讥讽。

“妈的，你真是欠揍，但好男不跟女斗，你早晚会倒霉的。而且，我绝对不会再结婚了，你也不用想着再和我做对了。”那男人愤愤转身。

“最好是这样，免得还要第三次面对我。”鲍嘉文亦转身，“另外纠正一下你的错误，真正没有任何目的，因爱情而和你结婚的是你的第一任老婆，你却视其为糟糠，所以才会有今日的下场。”

那男人的脚步踉跄了一下，鲍嘉文已经优雅地坐进自己的沃尔沃，扬长而去。

她——鲍嘉文，就是律师圈里有名的“母暴龙”，专接离婚官司，而且只接受女当事人委托。调查取证效率极高，为当事人争取权益时的稳、准、狠，让她的对手闻风丧胆……

回到律师事务所，鲍嘉文将厚重的资料锁入资料柜，长出了口气。今天的官司赢是赢了，却很惨烈。其实离婚官司又有什么输赢可讲，赢的不过是心理底线中渴望的那些财务，输的却是感情的付出和一桩婚姻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要不是男人的劣根性，哪个女人愿意闹上法庭的？男人就是不能有钱，古人早就下定论了的——“饱暖思淫欲”。如果男人还处在为下顿饭着急的情况下，绝对不会考虑宝马和奔驰哪个性能好，更不会比较老婆和其他的女人谁美谁丑。

那些甘当第三者的女人也是可恶，“饥寒起盗心”说的就是她们。她们中有几个是真的爱上了那些已经处于“微软”期的男人的，如果不是他们有些钱，恐怕连小手指头都不愿让那些男人碰

的吧。

所以，对这种男女必须狠狠制裁，婚可以如他们所愿地离了，但绝对不能让受害方失了感情还失去应得的权益。他可以不被道德法庭审判，那就让金钱法则来让他肝肠寸断，让他美梦落空一半。

不过今日的当事人的官司可算是她破了戒接下来的。她从不接曾经做过第三者的当事人委托的，因为她坚信这是报应。当初破坏他人幸福，最后落入凄惨境遇，那是活该，也是现报！

男人的热情真是短暂，才四年而已，他又移情别恋了，本不想接这个委托，但是当看到她年仅四岁的女儿眼中的怨恨时，她心底的伤疤仿佛被撕裂了般，所以她承担下来。可就算是赢了，心底的罪恶感却又泛滥，人就是这样矛盾！喝完助理端来的黑咖啡，鲍嘉文将咖啡杯放在桌子上，看向窗外，已经是冬天了，竟然还有绿色，看来全球变暖是显而易见的，只是人心却变得冷了。

助理高逸走进来，放下一个卷宗说：“这就是刚才你打来电话要的，后天将要开庭的离婚案的所有资料。”

鲍嘉文点头，“我要的花订好了吗？”

高逸连忙说：“我再去确认下，应该已经送到了。”

“以后不要再对我说什么应该、大概、也许、可能之类的话，我要的是肯定的答复。”鲍嘉文板起脸，异常严肃地说。心底也升起不快，但这已经是这个月换的第三个助理了，于是，她示意高逸出去。

高逸灰溜溜地从鲍嘉文的办公室里出来，皱紧了眉，早就听说这个“母暴龙”厉害，自己刚来四天，赶上她三天出庭，今天终于见了正主，果然够凶悍。不过听说只要在她手下熬过三个月的人，哪个律师事务所都会抢着要。为了日后的美好又光明的前

途，忍！

坐到座位上，高逸连忙给花店打了电话，谢天谢地，花已经送到了。高逸起身跑到鲍嘉文的办公室前，敲门，等到她说请进，连忙走进去汇报：“花已经送到了。”

“你很闲吗？”鲍嘉文头也没抬，高逸有点愣，她继续说，“在MSN上告诉我不就可以了么？非要跑过来耽误时间吗？我要的何雯的离婚卷宗什么时候准备齐？”

“啊！”高逸微张了嘴，一连串的质问让她有些慌张，讷讷地应着，“我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差不多？那是差多少？”鲍嘉文开始不耐烦了。

“还需要一个小时。”高逸尽量做到量化。

鲍嘉文皱了皱眉，随即点头，一个小时勉强可以接受。

高逸逃也似的蹿回自己的座位，拿出鲍嘉文给自己拉出的单子，与卷宗里的资料再次核对一遍，还是差了家庭存款复印件，还有何雯的老公给小三买房的房产证明。于是她立即给银行和售楼处又打了电话，她们都同意让她拿着取证证明来复印。

她立即收拾好卷宗，锁入文件柜，和鲍嘉文打了招呼，就将鲍嘉文早已准备好的证明材料放进包里，拎了公文包跑出去。

银行和售楼处都离律师事务所不远，高逸先到了建设银行，将证明给了银行的职员，那个中年女职员看了一眼，然后一边敲打着键盘，一边说：“这次她委托了你们律师事务所啊？她的离婚官司都打了将近两年了，每次都是因为能分给她的钱达不到她的心理底线，最后又放弃离婚诉讼的。”

高逸眉头微皱，她不喜欢谈论这些事情，闹到离婚的女人已经够惨了，还被不相干的人这么说三道四的，真是落井下石的人多，雪中送炭的人少。

接过女职员打印出来的长长的存款清单，高逸道了谢，立即跑出建设银行，跑向旁边的工商银行。好在何雯他们家的开户银行是在这个银行比较集中的地方，不至于让自己整个京城跑。

几个银行的单据打好了，来到 SD 群芳售楼处，将购房合同等文件复印了一份。低头看表，天啊，还有 5 分钟就到了和鲍嘉文约定好的时间了，高逸将资料慌忙塞入公文包，跑了出去，正撞上一个要进来的男子，她只好连声抱歉，却头也没回地跑了。

那个男人揉着被撞痛的胸口，摇头叹气。一直接待他的售楼小姐，连忙走了过来，“萧先生，您来了。”

萧凡轻蹙着眉，“我想把昨天订的房子改一下户主的名字，需要什么手续？”

“啊，您好在是今天来了，要不等这个资料一交上去，就要去房产交易所办过户了，还得多花笔钱！”售楼小姐有些吃惊，“这个户主不是您吗？要换成谁啊？”

萧凡微微一笑，“换成我妻子，反正也是她的，还是她的名字比较好，免得以后麻烦。”

“那她来了吗？需要她签字的。”售楼小姐说着，张望了一下，没有看到萧凡的妻子，于是说，“没来也没有关系的，您写个赠予合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，你们是夫妻啊，房子属于共同拥有的财产。”

萧凡在内心叹了口气，哪里有什么共有的财产，自己怕也是她的财产吧……

高逸终于在五分钟之内跑回了律师事务所。她气喘吁吁地将复印件从公文包里取出，放进卷宗，然后快步走到鲍嘉文的办公室门前，刚要敲门，就听到里面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
高逸愣了一下，推开门，对鲍嘉文说：“何雯的资料全了。”

鲍嘉文接了过来，点了点头说：“你很准时，我希望你能继续这样做事。”

高逸讷讷地应着退了出去，长长地出了口气，能从“母暴龙”的嘴里说出如此的称赞，真比吉尼斯纪录还难得。

鲍嘉文将高逸送来的卷宗打开，她用手指敲了敲何雯与陈昊的名字，一股怒气在胸中淤积。何雯的离婚官司在业内也算是有名的了，每次都在开庭前撤诉，不久又来，这次，何雯找到了嘉文律师事务所，既然如此，这场官司就应该可以终结了。

正想着，前台的魏芸已经将何雯带进了鲍嘉文的办公室。

鲍嘉文起身和何雯握了下手，她比上次见又憔悴了不少，“喝点儿什么？”鲍嘉文问，语气温柔得让魏芸侧目。

“龙井就好。”何雯说着，在沙发里坐了下来。

魏芸点头退了出去，到茶水间迅速地沏了龙井端进去，在这里工作两年了，深知鲍嘉文有多讨厌拖沓。

放下茶杯，魏芸走了出去，一分钟也不想多待，看多了刚才还眼泪汪汪诉说老公变心，转眼就凶悍地要求七位数以上的财产分割的女人，早就免疫了。

何雯确实也不过如此，只是她要求的更多，“我仔细地想过了，如果没有八位数的赡养费，我依旧是撤诉。毕竟，我要为自己这么多年来付出的感情、青春，以及承受的委屈讨回公道。”

鲍嘉文皱眉，“陈昊的财产不过是个八位数，我能为你争取他财产的三分之一强，已经是极限。”

“让我离开，他就应该付出代价，甚至是一无所有才对，当初他可是说过，拥有我就等于拥有一切，那么我离开，自然要把一切带走。”何雯淡淡地说。

可怜的女人受了刺激，总会变得神经质，鲍嘉文皱眉，“我仔细核对过了，你能获得最多的赡养费不过是九百万。”

“你果然是最好的律师，你能讨要的比别人都多，但依旧不符合我的心愿，我要的至少是一千四百万，他财产的一半，应该不算过分。”何雯毫不让步。

“你的理由和你的条件是否允许你要这些？”鲍嘉文将身子靠回沙发，又是一个疯狂的离婚女人。

“我是你的委托人，你是否应该只按我的意思去做？”何雯一点也不像是个家庭主妇。

鲍嘉文抬眼看了她一眼，“以你的精明，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只为你争取到利益最大化，但绝对不会去争取不现实的东西。”

何雯紧紧地盯着鲍嘉文，从失望到失落，“我真的只能得到九百万吗？”

鲍嘉文点头：“这对谁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，毕竟你们没有子女，就算他有给别的女人买房的证据，但这也可以被说成赠予或是奖励，其他有力的证据，你提供得也并不充分。没有这些合理的理由，你怎能讨要更多？不过就算是这九百万，如果你合理地运用，你可以得到的更多，那时，你才更有尊严。”

何雯摇头，“自从知道他另有所爱，真的很难忍这一口气，多少钱也换不回我所付出的一切。”

“至少你得到了打败陈昊的机会，他名下最赚钱的企业会归你所有。”鲍嘉文点到为止。对何雯只能如此了，好在她是个精明的女人，有了这笔钱和企业，未必不能在商场上一展拳脚，也未必就输了陈昊，而且，这样耗着的两年中，陈昊已经养了三个女人了，何必呢，守着这个名又有什么用，不如捞个实惠的，真金白

银地和他赌博一回，谁赢谁输见个分晓。

不过要说起这个陈昊，鲍嘉文也不由得佩服，取证工作一直很不顺利。表面上看，他绝对是个儒商，和那些所谓包养的情妇只是点水之恩，那些女人就肯为他不要名分、不说一句对他不利的话。而且，就算是和何雯闹到了离婚这个地步，对何雯的态度依旧是相敬如宾的样子，反倒显得何雯不够大度，每次都吵着离婚，而陈昊在极力挽留，但对财产却又守得滴水不漏。

真是矛盾又古怪的一对男女！与陈昊直接接触的两次，让鲍嘉文有种错觉，虽然可以肯定他爱的确实不是何雯，但他也是出于无奈，这十年的婚姻，受伤的仿佛是他，而不是何雯。可是就算她如何努力，陈昊也不肯说什么，只是表示如果真的离婚，可以分割出合理的财产划归何雯名下，但这个合理的前提，又的确不够伤筋动骨。

曾经惊讶于其他律师的低能，真的轮到她接手此案，也不由得讶然，要想赢得这场官司，并不是轻松的事情。

“是的，骨气也要有金钱支持，无权无能，躲在家里偷生，吃他喝他的，也不见得有何自尊！”何雯沉默了很久，才娓娓道来，“其实早就明白这点，只是不肯承认，也不想轻易放弃，时间磨得越久，怨气就越深重，仿佛不剥皮抽筋，就难遂心愿。细细想来，你说的话句句真理，如果真的能拥有这九百万，努力实现下我曾经的梦想，未必就输了谁。毕竟我的父辈也是商场上驰骋过来的老师，虎父无犬女，他陈昊能拥有今时今日，不也是在几个重大的选择上听从了我的建议，才有的还算风光的表面。”

鲍嘉文惊喜于何雯的动摇，于是打开卷宗，详细地给何雯分析起来，并反复强调一些重要的细节……

一切都谈妥当，已是九点了，鲍嘉文送何雯出去，自己也没有回办公室，而是直接去了停车场，开车直奔自己的家。

路上，鲍嘉文反复思索起后天即将开庭的案子，终于到了ZY山庄，幽静又奢华的氛围一下将自己拉回现实。这里也是富人居住地，自己的家里，也有一个对婚姻失望的女人，只是她还在拼命维持着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……

鲍嘉文打开门，客厅中，正在玩游戏机的儿子头也没抬地和她打了招呼，这个家伙越来越帅了。鲍嘉文叹气，他是自己十八岁时叛逆的产物，也是她赎罪的天使。

十八岁的年纪，坚持生下这个小小皱皱的孩子，坚持落户自己的名下，不怕别人的嘲笑，似乎还带着某种决绝的态度。当时，竟然没有人敢不顺从她不顾一切的犯浑。只是分娩时的疼痛，仿佛落下了病根，每每心烦意乱的时候，腹部就会痛楚异常。

但鲍可爱又是战无不胜的鲍嘉文唯一的慰藉，亦是钢铁外表下最柔软的领地。

“别总是叹气了，好像姥姥似的，这个家里只剩下叹息声了。”14岁的鲍可爱说着，扔掉游戏柄，“老妈！今天派出所来通知让我去办身份证了，我顺便问了下怎么改名字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鲍嘉文不自觉地冷了脸，“可爱这个名字不好吗？”

“你叫我当然好，可我不想听别人这么叫我，反正改名也不麻烦，我打算叫鲍龙了，和你配合一下。”鲍可爱一点都不可爱地说着。

鲍嘉文正要发飙，老妈郑丽红从厨房端了蛋糕走出来，“回

来了？”

“是！生日快乐！”鲍嘉文隐忍下对儿子的怒气，对母亲说。

“有生之年，还能有什么快乐可言？”郑丽红叹气，鲍可爱敲着额头，“又来了，能不能有一天没有叹气啊？”

鲍嘉文听了就烦，忍不住低吼：“回你的房间去。”

郑丽红已经是泪眼蒙眬了：“可爱都知道我的心苦，你又何必对他这么凶？”

“你有什么心苦可言？这样的婚姻不要也罢，说了多少次，你又听进去多少？离婚怎么了？离开不爱你的男人，好好生活，活出自己的尊严来不好吗？我是你女儿，养你天经地义，他算什么？你心甘情愿地独守空房？”鲍嘉文最烦母亲说自己心苦，这苦都是自己磨来的，一点都不知道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。

郑丽红捂了嘴，惊喘，可爱连忙上前拍她的背，“该吃蛋糕了，我给姥姥唱生日歌。”

郑丽红的心脏并非不坚强，只是自己的女儿不了解自己的苦衷，尤其难过。好在有可爱，而且，不能把可爱再逼成嘉文了，于是她勉强露了笑容，“可爱最乖。”

鲍嘉文深吸了口气，对自己刚才的恶劣语气也有些后悔，于是也软了下来，“妈，我送你的花收到了吗？”

“谢谢，收到了，很漂亮。”郑丽红回答着，眼睛看着蛋糕，55岁的生日，依旧是形单影孤，无滋无味……

鲍嘉文给郑丽红唱了生日快乐歌，用最真的心希望她能快乐，哪怕只有一天也好。郑丽红闭着眼许愿，她知道鲍嘉文也是不快乐的，少时是，现在亦是，于是她继续许下多年来一直期许的愿望——希望鲍嘉文能快乐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，永远不要像自己这样。

第二天一早，鲍嘉文先送鲍可爱去学校，路上，可爱问：“我真的想把名字改了，不行吗？”

鲍嘉文想了想说：“除了鲍龙以外，你想到了好听的，我就同意你改。”

“真哒？那我叫鲍比达好了，为音乐而生的男人，多帅！”可爱说着。

“你只是你自己，而且是优秀的自己，别人无法复制的，我希望你能给自己起个好名。”鲍嘉文貌似专心地开着车，其实头脑中闪过很多过往。自己曾经多么讨厌这个姓，但是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少年告诉自己，姓什么、叫什么都不重要，因为是你才重要。而多年后，这个少年会成长为怎样的男人呢？在发生了那些可怕的变故后，他会怎样呢？心乱了，腹痛隐隐传来。

“红灯啦！”鲍可爱大叫了一声，鲍嘉文下意识地猛踩了刹车。可依旧撞到了前面的车，发出嘭的一声闷响。鲍嘉文也撞到了方向盘，但顾不得自己，连忙看向可爱，可爱抱怨：“开车还老想事情，我看明年这间保险公司也不能给你承保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可爱大笑起来，鲍嘉文没空理他，摘掉安全带，推开车门走了出去，虽然追尾是自己的全责，没有什么可辩解的，但至少要看看车子的损失情况。

萧凡早就从前面的车上下来了，皱着眉，很不耐烦的样子，看到鲍嘉文后，更是皱了下眉，“莫名其妙的女人！”

这一句激起了鲍嘉文的不满，她走到自己的车前看了一眼，自己的沃尔沃车毫发未损，前面的是辆奥迪，也没什么痕迹，于是心里有了底，转身对萧凡说：“说吧！你要多少。”

萧凡一愣，鲍嘉文继续说：“如果你不想现在解决，那就把电